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61
2 December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六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1月28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拉马尼先生（副主席）（斯威士兰）
嗣后：范利埃罗普先生（副主席）（瓦努阿图）

一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6〕：（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8-64492/A

因主席缺席由副主席德拉米尼先生（斯威士兰）主持会议。

下午3点30分开会

议程项目36（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3/22）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A/43/44）
- (c) 秘书长的报告（A/43/682，A/43/699，A/43/786）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3/802）
- (e) 决议草案（A/43/L.30至A/43/L.38，A/43/L.41和A/43/L.42）

特尔努德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两星期前，大会正在辩论纳米比亚问题，这是南部非洲争论相当激烈的问题之一。在那个时候，我们有理由保持小心谨慎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后来得到了加强。不幸的是，我们目前审议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时无法保持这种乐观精神。事实上，南非的局势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讨论之后日益恶化。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继续存在，没有丝毫减弱。持续两年之久的紧急状态又延长了一年。然而，南非政府并没有能够以历年所采取的措施来压制一个民族的意愿。因而，南非政府决定禁止并限制17个民主群众组织的活动，以消除黑人表示不满情绪的其它渠道。这些群众组织是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最大的工会，即南非工会大会的成员。

南非政府通过这些行动清楚地表明它显然缺少道义力量和意愿来实现其多次公开宣布的目标，即带来更多的民主与和平和有序地过渡到一个没有政治歧视的南非。

去年会议期间，我们曾对被宣布为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之一戈万·姆贝基先生获释出狱表示欢迎。几天以前，泽弗奈亚·莫托彭和哈里·格瓦拉也获得了自由。我们希望在这些措施之后将是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的完全获释。我们认为释放政治犯对南非政府和黑人组织之间的谈判打开道路最为重要。

在这种相当暗淡的形势之下，我们愿提请人们注意在代表白人商人的南非社会某些领域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上个月，南非商会联合会大会在德班召开了年会。该会议是关于日益增加的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国际压力并就此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大会在决议中承认在南非的投资前景直接取决于消除所有形式的法定的种族歧视以及在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中容纳所有人民。该大会也敦促尽快撤销种族区域法和所有其余的歧视性立法。国际社会应当尽其最大努力加强此类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我们认为最好方法是加强现有的制裁。

芬兰的立场十分清楚。芬兰与其他北欧国家密切合作在联合国内致力于在南非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致力于在该国将权力移交给经自由选举的、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我们相信推动南非政府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最好办法是国际社会采取联合和一致的措施。芬兰政府坚定地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制裁是在南非实现和平变革的最有效工具。只有废除种族隔离、承认所有南非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才能为南非社会的和平和民主演变提供基础。在实行强制性制裁以前，芬兰与其他北欧国家一道致力于继续努力以便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尽早就有效措施作出决定。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为消除种族隔离而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的决议是联合采取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行动的一个现实可行的基础。这些决议应当得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执行。

北欧国家执行了所有这些联合国的建议，并且还不仅如此。去年它们断绝了剩余的贸易联系。今年北欧国家通过了一项订正的北欧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纲领，这是1978年1985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新的行动纲领包括了至今为止北

欧国家所采取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所有措施。这些措施已经通知了联合国，它们包括禁止和限制北欧国家和南非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根据北欧行动纲领，芬兰政府大大地扩大了它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以便帮助该地区各国增加经济实力和减少其对南非的依赖。国际社会负有特殊的责任增加其对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为道义和物质支持。芬兰完全支持联合国南部非洲基金，它与其他北欧国家一道是该基金的主要捐赠国。

如果南非对其邻国进行任何报复的话，整个国际社会就有责任采取必要步骤减少其影响。关于制裁可能给南非黑人及其邻国造成困难不应当被作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芬兰支持实行一个有效的强制性制裁，其目的并非摧毁南非。我们的唯一目的是消除种族隔离和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政府以全民为基础，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全国人民的公民、政治和其他人权都得到承认。

泽波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有幸代表欧洲共同体12国发言，重申我们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观点。

12国反复表示了它们对不道德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憎恶，并要求将其废除。国际社会中没有它的地位，我们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讲坛上都明确地谴责它的所有形式和表现。

种族隔离是制度化的国际种族主义制度，它剥夺南非大多数人民基本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它是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表明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公然违反。12国极为重视该宣言，本月我们将庆祝该宣言40周年。我们完全拒绝仅仅根据他和她的肤色来对待人的制度。种族隔离是对所有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尊严的侮辱，它产生仇恨和暴力。确实，暴力是该制度所固有的。

种族隔离制度的生存靠的是南非当局对绝大多数人民无情地采取十分严厉的措施。紧急状态法的继续进一步减少了和平变革的前景。至今为止所进行的改革被证明是太少、太慢。

此外，去年再次出现了新的严重和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造成了南非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南非政府在2月份禁止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17个南非组织从事任何活动，并严格限制南非工会全国大会的活动。12国当时谴责了这一行动，并敦促南非政府取消这些措施。但是，从那时以来，对更多组织的活动实行了限制。

这些针对一些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的限制、对教会和工会领导人的逮捕以及旨在剥夺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的外部资金来源的法案突出的调强了比勒陀利亚缺乏保证进行真正和重大改革的政治意愿。因此，我们担心12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将进一步恶化。

12国与国际社会一样普遍对南非某些被监禁者的状况感到忧虑。不提出起诉而拘留男女老少，甚至年幼的儿童，其中一些受到了虐待和拷打，这粗暴地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我们再次谴责不经审判而任意逮捕或拘留人民，并呼吁释放所有由于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或剥夺自由的人。我们也清楚地表明我们反对诸如《种族区域法》之类的强迫迁移政策和其他歧视性立法。

12国欢迎博塔总统决定对沙佩维尔6人所判的死刑减刑。12国希望，这项决定之后会有有利于在南非缓和紧张局势和实行和平改革的进一步的行动跟上。

新闻自由是一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原则，是真正民主进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2国深为忧虑注视着在紧急状态之下南非的新闻自由继续受到限制。我们敦促南非政府毫不拖延地取消对新闻的限制。

12国再次重申，我们坚信必须以和平手段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只有以由各种肤色、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人参加的建设性对话取代镇压和暴力的恶性循环，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只有由黑人社区的真正代表和南非居民的所有其他阶层参加的基础广泛的谈判才能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并考虑到其社会的多样的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南非中实现和平与繁荣。

但是，只要紧急状态依然存在，只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政党仍然被禁止，只要黑人大多数的领导人仍然被关在监狱中或遭到监禁，就不能进行对话。在这种情况下，12国相信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将极大地改善南非目前的紧张气氛。12国敦促南非政府取消紧急状态，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政党的禁令，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我们对南非政府拒绝为进行真正的全国对话作出努力感到遗憾。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已经根据处理种族隔离问题的双管齐下的方法采取了积极的政策。首先，我们为了说服南非政府接受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一系列旨在传达这一信息的限制性措施已经加强了这些努力。第二，我们为了向种族隔离受害者提供援助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步骤。

我们说服比勒陀利亚政府接受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必要的努力包括集体或以个别国家为基础的多次外交行动这些步骤涉及政治犯、被监禁者、面临死刑的人、歧视性立法、家园政策和对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以及旨在剥夺这些组织的外部资金的法案的问题。

我们的限制性措施包括：禁止新的投资；禁止从南非进口钢铁和金币；禁止向南非出口武器和准军事装备；禁止从南非进口武器和准军事装备；拒绝在军事领域中进行合作；停止向南非警察和武装部队出售敏感的装备；禁止向南非出口石油产品；召回派往南非的武官并拒绝接受南非武官的任命；冻结在体育和安全事务上的官方接触和协定；禁止在核领域中的所有新的合作；以及劝阻达成科学和文化协定除非这些协定可能对结束种族隔离作出贡献或不支持种族隔离。

在采取这些限制性措施的同时，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为了帮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已经单独和集体地执行了一系列共同计划。特别强调帮助那些在紧急状态之下被捕的人，以及特别是训练和教育南非黑人的计划。欧洲共同体在1986和

1987年中提供了相当于3千9百万美元价值的3千万紧急情况协调股。仅在1988年，共同体为种族隔离受害者分拨了相当于2千8百万美元价值的2千5百50万紧急情况协调股。从1986年以来，已经通过致力于和平改革的组织执行了在教育、训练、社会和人道援助以及法律援助领域中的178项计划。

从1977年以来，12国为在南非拥有分公司或子公司的欧洲共同体公司规定了一项《行为准则》。随着多年来新的指导原则的通过，这项准则得到了加强和补充。其目的是至少通过大大改善尽可能多的非洲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对铲除种族隔离作出贡献。现在正在更多的强调代表非洲黑人工人的独立工会的作用。这项准则要求各公司更多的注意教育、训练、黑人职业发展和更广泛的社区计划。

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造成的问题以及南非政府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影响了邻国并增加了南部非洲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困难。12国极为担忧地注视着局势，并与欧洲共同体一道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一个主要的优先任务是减少这些国家对南非的依赖，特别是在运输、通讯、农业、粮食和训练领域中。自从1975年的《洛美公约》通过以来，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已经持续和大量地增加了它们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会员国的援助。1975—1990年期间共同体的总捐款将达到相当于38亿美元的32亿紧急情况协调股，此外应当加上共同体会员国向南非发展协调会议直接提供的捐款。

十二国将继续密切监测种族隔离影响的每一方面，包括对人权的侵犯和其它虐待。我们将继续施加压力，实现和平变革。在废除种族隔离的道路上没有取得巨大进展时，十二国对南非的态度将继续处于不断的审查之中。

十二国在许多场合清楚地表明憎恶种族隔离。这一罪恶的制度不可能再苟延下去，南非政府越快妥协越好。我们的目标同整个国际社会的目标一样，就是保证结束这一不能容忍的制度，保证南非社会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

察赫曼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在这个世界上，战争和暴力越来越作为不适当行动手段而受到谴责，常识与和平合作正变得显著起。在这一背景下，种族隔离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这一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制度正好相反的是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正如迄今我们的辩论所表明的，各国人民对南非政府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有着统一的判断，即只要种族隔离这一危害人类罪继续下去，人民的权利就会受到残酷的剥夺，他们的尊严就会遭到践踏，这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样的认识才是符合逻辑的。这迫使我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根除这一早已过时和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消除这一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毫无疑问是全力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进行英勇的自我牺牲的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

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A/43/22）已提交给我们。它包含着许多事实，有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南非实施的压迫性政策，对别国的颠覆、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在国外暗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该报告还表明，对种族隔离的抵抗已在南非内部发展起来，这一抵抗正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反种族隔离运动继续团结其力量的方法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同时，很显然还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给予比勒陀利亚政权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直到现在还没有产生结束与该政权勾结的政治意愿。年度报告这一文件就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清楚的总结，同时又指出了未来继续与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方法。

在此，我国代表团愿感谢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特别是该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常驻代表约瑟夫·加巴先生所作的专心至致和着重成果的工作，特别赞赏他们的努力。该委员会为揭示种族隔离罪的本性作出了重大贡献，揭露了与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勾结的各种形式，动员了反种族隔离的世界公众舆论。我们还赞赏在助理秘书长索蒂里奥斯·穆索里斯先生的领导下联合国反种族隔离中心工作人员所作的努力。

在前言部分，该年度报告指出：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一步压制对一站在和平地”——我重覆一遍“和平地——反对种族隔离前列的积极分子和群众组织。”（A/43/22, 第5段）

有许多例子可能证明这一段。每一个例子还证明种族隔离政权不愿放弃种族隔离制度。所有所谓的改革都是企图掩盖该制度的真正本质，这一制度是旨在维持和巩固现存的“秩序”。

我只谈比勒陀利亚所采取的一个措施。1988年2月24日，对17个主要反种族隔离组织，其中由联合民族阵线以及对18位著名人士实施了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也适用于南非工会大会的工作。不遵守这些制裁将承担刑事诉讼。这不就是等于将对种族隔离的（任何形式的抗议）——包括和平倡议都视为罪行了吗？这难道不是允许操纵压迫机构的人提供采取无情行动对付反种族隔离运动吗？鉴于南非已多年实施紧急状态，这些问题更加得到了证明。

由于实施镇压该国民主运动的计划，到与被压迫黑人的真正领导人进行协商实现和平解决时当该政权就会失去更多的地盘。使这一趋势更加强大的的是比勒陀利亚坚持拒绝释放杰出的爱国人士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以及所有其他政治犯，拒绝取消对解放运动的禁令，拒绝创造有利于这类协商的条件。

但是，我们认为试图通过所谓的改革找到合作者并利用它们加强现有的权力机构的这种举动注定要失败。在几周前所谓的市政选举遭到明确的拒绝后，这就变得更加明显。

根据我刚才所说的，我国得出了一个具体的结论：只要南非政府不愿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的采取全面和有约束力的制裁的要求。对比勒陀利亚统治者的国际压力不应削弱；这一压力应该得到加强，直至不可救药的种族隔离被消除，直至种族隔离不再列为大会的议程。

在这方面，我们与大多数国家的态度是一致的。尼科西亚不结盟运动国家外长会议也提出了执行全面和约束性制裁的要求。比勒陀利亚政府被迫对沙佩维尔六人的死刑减刑进一步表明，国际压力和一致行动确实有用。因此，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的统一行动难道不是更加有效吗？这不仅有利于南非被压迫黑人的正义事业，而且还能促进纳米比亚的独立，保证该地区各国按照本国人民的愿望进行发展。总而言之，这种行动将有助于用和平方式消除南部非洲所有冲突的根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反对种族隔离的一贯立场反映在我们日常的政治实践中，反映在我国公民采取的行动中。关于这点，我要回顾一下，就在几天前，我们举行了纪念非洲人国民大会驻柏林使团建立10周年活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将继续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南非的所有民主力量。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站在该地区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各国人民一边。我国代表团将在联合国，尤其是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继续作出一切努力，使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最终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使南部非洲也能够出现和平、安全、稳定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合作。

卡姆西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今年再过几天，国际社会将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0周年。我们举行庆祝时将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既感到欢欣鼓舞，又感到灰心丧气。这是因为自从1948年《宣言》庄严问世以来，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已夺回了自由和自决的权利，并获得了民族独立，然而在非洲大陆，我们的几百万同胞仍然不幸生活在南非政府残酷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有辱人格的统治下。

对生活在自由中的人们来说，这将是表明和重申支持世界这块地方的人民——不论是南非、纳米比亚，还是前线国家的人民——的宝贵机会，这些人正不公正地受到种族歧视政策及其破坏性影响之害。我们有些担心地看到，由于比勒陀利

亚白人少数政权执行这一政策，南部非洲局势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具有爆炸性危险，因此，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公然大规模违反人权的事件、破坏政治和经济稳定的行动以及普遍的暴力行动不断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南非，对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人进行有计划的镇压已变得越来越严重。比勒陀利亚政府看到人民的斗争不断发展扩大，毫不犹豫地对他们采用了最严厉、最残酷的镇压手段，以阻止他们的斗争。这些手段包括未经起诉或审判的拘留、强迫定居、禁止和限制政治审判、骚扰工会和各种组织以及敢于发出争取自由和正义呼声的个人、以及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两年多以前颁布的、今年六月第二次延长的紧急状态法掩盖下采取的。

更严重的是，被说成是自卫委员会的各种类似的力量集团在该政权的官员的鼓励和默默的协助下，在黑人中制造并煽动分裂，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中立，以便更容易控制他们。

更糟糕的是，我刚才提到的政治审判在今年前四个月中使 81 名勇敢的反种族隔离战士被处决。他们为人类的共同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约还有 50 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正等待执行日的到来。沙佩维尔六人在死刑宣布后即将执行的最后时刻才幸免于死，因为比勒陀利亚政府受到国际舆论、世界上许多政府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巨大压力。国际社会有责任加倍努力，促进释放南非仍然在押的所有政治犯的运动，包括释放受人尊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以及他在斗争中的亲密伙伴。

在纳米比亚，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根源。20 多年前，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结束后，这个国家变成了国际领土。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条款的，并且是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彻底蔑视。纳米比亚人民象南非的黑人一样受到种族隔离法的统治，对他们的压迫和在一些西方大国的纵容下对纳米比亚自然和人力资源的掠夺是对联

联合国权威的挑战。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在南非殖民政权的保护下对只属于纳米比亚人民遗产的这些资源进行的剥削是完全非法的，是违反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1号令》的条款的。

每天都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战士和其他纳米比亚爱国者被投入监狱，受到虐待或折磨致死。他们是种族主义占领政权的军事工具的受害者，该政权加强了它在该国的武装力量，从而把它变成了一种武装营地。比勒陀利亚企图通过这些行动实现三重目的：使它对这块领土的非法占领永久化；保护这块领土上的外国经济利益集团；把这块领土作为对前线国家进行武装侵略和颠覆的跳板。

更为甚者，他在这些国家中，特别是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供养着他一手装备的叛徒匪帮，企图在这些国家中造成一种长期的恐怖、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气氛，进而严重破坏这些国家开展的一切经济发展方案。

我们这一普遍性组织在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斗争中的承诺和不断的努力必须受到高度赞扬。事实上，除了在1945年通过《宪章》明确维护所有人的尊严与平等，不分种族以外，联合国随后又开展了各项活动，通过了几项具有伟大意义的文件，如我前面谈到的《世界人权宣言》，1963年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和在1965年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该国际公约在生效后一年，即在1970年导致建立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其他组织和国际机构，如不结盟国家运动、非洲统一组织、英联邦和各国议会联盟等采取的同样的努力与行动也极其重要。不幸的是，它们都遇到了比勒陀利亚当局不合作的傲慢态度。

种族主义南非胆敢如此傲慢地蔑视世界舆论，这是因为它可以保证得到某些西方国家坚定的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支持，这些国家与南非在经济和战略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为在南非铲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不以种族、肤色或信仰方面的偏见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作出有效贡献的唯一和平手段就是对南非实行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我们深为遗憾，每当提出这样的制裁问题，某些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就不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然而，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态度顽固，尽管某些西方国家玩弄拖延手腕，我们依然坚信，在国际社会坚决的不断支持下，南部非洲各国人民恢复人格尊严和独立的正义斗争终将取得胜利。

乌亚希亚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今年10月26日，大会在紧急情况下，几乎全体一致地谴责和拒绝南非的选举把戏。而且，在本届会议中的一切经济、社会和政治讨论，同历届会议一样，都坚决谴责种族隔离的罪行。事实上，关于南非形势的这场新辩论，同过去类似的辩论一样，是对种族隔离违背人类罪行审判的一个高潮。它反映了我们反对这一种族主义压迫制度的不断斗争，在这一制度面前，我们的行动不能停留在声援的范围内，而应成为我们自己打败共同敌人的战斗，恢复使我们在联合国内团结起来的那些价值。

虽然种族隔离的鼓吹者们不断企图使我们相信他们愿意改变，然而，南非这一整个非洲大陆南部地区目前的局势却暴露了一项日益残暴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巩固一个种族主义少数的利益。

为了扼杀南非民族抵抗，他们宣布了紧急状态法。这一紧急状态法多年来司空见惯，已经成为一种经常的现实。它被用来掩盖加紧镇压南非爱国运动，为任意逮捕、进行种族主义的拘留，竟以荒谬的违反“共同目标”罪而处以极刑和流放提供合法借口。紧急状态法还被用作借口，禁止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组织，禁止外部向这些组织提供援助，通过对当地和外国媒介实行新闻检查，掩盖种族隔离罪行的不利证据。

理屈词穷的种族隔离制度甚至在南非边境以外追踪南非民主主义战士。在欧洲，在南部非洲的独立国家中，南非自由战士们今年遭到袭击，就象其他人曾在哈拉雷、马普托、哈博罗内和其他地方，在面临比勒陀利亚侵略和压迫狂的整个南部

非洲遭到袭击一样，比勒陀利亚正徒劳地企图找到摆脱国内危机的途径，找到国内危机的借口。就这样，尽管有着空前的国际承诺，纳米比亚独立仍然被剥夺。就这样，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也长期遭受比勒陀利亚赤裸裸的侵略，并依然面临着由雇佣军执行的破坏阴谋。最后，南部非洲其他的独立国家因此必须永远保持警惕，准备作出牺牲。

然而，对南非人民的全面镇压也不能扑灭他们的英勇斗争，他们已下定决心继续斗争，以打败种族隔离制度。那些在南非遭受剥夺、拘留和酷刑的人们，那些在那里出生和在一个剥夺性政权下长大的人们，以及那些正在作出最大牺牲的人们将最终战胜种族隔离。种族隔离制度靠非正义和压迫维持，而这些非正义和压迫也正是它自身灭亡的种子。这场斗争已经赢得了大家的敬佩和支持，它理应获得整个国际社会的积极声援，因为，归根结蒂，虽然南非人民在为自身的自由而战，但他们也在为消除全人类的耻辱的一个根源而战斗。

目前南非的局势有两重性的方面，而我们对此从未停止陈述意见。首先，这一局势突出的事实就是，种族隔离不可能自行改革，因而必须进行斗争。第二，这种局势的持续证明，国际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不能零敲碎打，需要广泛的全面投入。

首先，不可能对种族隔离进行改革，今年10月26日的假选举已清楚地表明了这点。这一事件——尽管有人为此感到鼓舞——只能表明比勒陀利亚厚颜无耻，我行我素。今天比勒陀利亚正在宣布它的明确计划，要实行更加残酷的镇压，扩大其绝对特权。无独有偶，博塔这个刽子手不再感到有必要延长有关纳尔逊曼德拉的命运的残酷悬案。博塔现在已公开宣称，英雄曼德拉不会获得自由，因为他的自由对比勒陀利亚不适宜。

第二，若不采取集体行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就不可能真正有效。证明这点的明显例子就是单独制裁虽然也产生了值得称赞的结果，但却有限。比勒陀利亚目前所仍旧得到的经济与军事合作是对国际谴责的蔑视，也是回避安全理事会所决定的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

四十年的拖延与犹豫使得我们没有借口推迟对种族隔离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这四十年已充分表明，与南非政权对话无疑于对牛弹琴，因为南非已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正在危及本地区与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迫切需要对种族隔离实行制裁，实行制裁不能再取决于南非内部所不可能发生的变化；也不能以制裁会给南部非洲各国人民带来影响为借口回避这种制裁。我们不能忘记，南非人民正在要求得到尊严和自由，为此他们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我们也不能忘记，该地区的独立国家的人民遭受了集体屠杀，他们的经济也受到破坏，但这些国家仍旧要求对比勒陀利亚进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联合国宪章》在其第七章中规定了执行这些制裁的司法机制。要求执行这一规定的不结盟国家运动自哈雷尔首脑会议以来也已建立了一个渠道，以通过建立抵抗侵略、殖民主义与种族隔离基金向南部非洲各国人民提供援助。

种族隔离制度本性难移，而为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理智的所有努力都已明显失败，南非人民及其兄弟与邻国人们苦难深重；而且目前已经有了一个提供援助的框架，因而没有任何理由拖延采取有力的集体行动，以结束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压迫与侵略的时代。反对这一目的的任何新的企图都显然是出于动机不纯的自私利益，实际上是与南非狼狈为奸。

比勒陀利亚长期以来就无视大会，现在大会有责任表明自己更果断地支持对种族隔离实行制裁。在这方面负有首要职责的是安全理事会，该机构具有国际权威，并已开始重新确立它的决策权利与能力，以完全致力于消灭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南部非洲最终充分实现正义、和平与安全。

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世界上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国际关系气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美利坚合众国所签订的协定产生的影响已大大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遵守和平解决冲突的原则。的确，世界许多地方的国家正在进行强有力的外交活动，以便通过政治途径在其各自的地区实现持久和平。联合国与秘书长也已竭尽全力，在这方面许多的工作中日益发挥关键作用。

然而，种族主义的南非仍旧是一个例外。在那个国家里罪恶的种族主义政权象是一个孤岛式地垂死抵挡周围自由、正义与和平海洋的浪涛的淹没。

就在我现在发言的时候，在那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的某处有15岁以下的儿童正被关在秘密监狱的高墙之内没有自由，并被迫劳动。他们的唯一罪过就是无法理解他们与白人儿童所受到的待遇之间为什么有天壤之别。他们的唯一罪过就是反对种族隔离。生活在种族主义南非的儿童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儿童不一样，他们没有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

这仅仅是公然践踏人的尊严的一个例子。我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来说明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其存在的四十年中所犯下的罪恶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南非仍然存在着不公正。少数白人占统治地位，他们对大多数人的残酷统治仍旧存在，并未发生任何变化。种族隔离制度若有变化的话就是它反倒加强了其结构，使其自己适应于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不断加强以及种族主义的南非内外出现的抵抗所产生的新气候。

在那个国家里，人民仍旧生活在镇压、任意监禁、折磨与滥杀的恐怖之中。紧急状态到目前为止已有两年之久。种族主义政权声称，紧急状态的目的是为了预防不断增长的扰乱，是为了恢复秩序。根据种族主义的词汇，反对该政权的人民起来反对种族隔离就是扰乱和混乱。该政权看不到，从根本上说造成暴力与抵抗的是种族隔离本身。因而，不言而喻的是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存在，紧急状态就不可能消除人民所掀起的滔天巨浪。除非种族主义政权意识到这点，紧急状态就将继续延长，结果是种族隔离的南非仍旧不断处于恐怖状态，苦难重重。只有从这方面去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目前对反对种族隔离者的镇压和恐怖行动不断升级，任意拘留、任意发布禁令、随意审判和滥杀——包括杀害妇女和儿童——与限制新闻界的现象。

种族主义政权认为，在所谓的班图斯坦加紧推行假独立就可以骗得国际社会与南非人民的同情。但事实正好相反。

很明显，班图斯坦化政策是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这项政策产生于与种族为基础分配领土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白人有权占有肥沃的土地，而黑人只能得到贫脊的土地。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不仅不承认这些家园，而且还完全知道这一政策的实质，即种族隔离。种族主义者自己最后也意识到他们毕竟在自欺欺人。于是，为了使种族主义生存下去，他们就采取了新战略，搞所谓的改革。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改革政策，显然是由于该政权欺骗国际社会和南非人民的企图惨遭失败。

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种族隔离制度正处于改变的过程之中。年复一年，种族主义政权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方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顽固。所谓的市政选举的结果证明种族主义者越来越一意孤行，这些结果不能被认为是局势平静的预兆。我们看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方法类似于所谓的软硬兼施政策。

一方面，种族主义政权鼓吹所谓的种族隔离的改革，另一方面，该政权宣布了残酷无情的紧急状态。在宣布通行法无效的同时，该政权还颁布禁令，禁止和平民主群众组织、教会领导人、工会成员和学生的活动，并且对一些反对派人士实行软禁。

很明显，所谓的改革和班图斯坦政策一样，终将遭到失败。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从一开始大会就知道所谓的对种族隔离的改革只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其目的是削弱人民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并且争取得到支持。在不久的将来，种族主义者就会意识到改革政策将会遇到与班图斯坦政策同样的命运。一切尽管都说明种族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这一事实。种族隔离正在卷土重来，为种族隔离的丑恶面目戴上的面具正在脱落。

历史告诉我们，种族主义政权每一次放弃继续推行自己的战略就变得更加残暴和非人道：请看沙佩维尔6人受尽摧残，联合民主阵线的著名的和平领导人以叛国罪受到审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非形势变得越来越具有爆炸性。如果我们不努力扭转这一消极的潮流，就有可能爆发无法估量的大规模冲突。国际社会应该加倍努力，支持南非正在斗争中的被压迫人民，加强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压力，以帮助早日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为此目的，国际社会应该奉劝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立即停止推行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倾听多数人的声音。在这个方面，南非政权应该认识到有紧迫的必要同人民的真正代表举行对话，以公正、持久地解决南非的冲突。对话成功的先决条件是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他反种族隔离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禁令，允许流亡国外的人士安全归回。

因此，我国代表团一贯坚决地认为，现在也继续认为种族隔离制度不能改革，只能被彻底废除，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半种族隔离或四分之一种族隔离，而是完全没有种族隔离。如果不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就不会有和平。

我们相信未来的南非将能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将能建立一个正义、非种族和民主的社会。种族隔离制度是该地区各国间健康、富有成果地合作的一大障碍。这种不道德的制度通过其针对邻国的侵略、占领和破坏稳定的行为成为该地区暴力的根源。因此，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将有利于整个地区，也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种族主义南非的众所周知的政策的基础是向邻国输出内部冲突的概念，其目的是把国际社会的视线从问题的核心转移开。因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拼命推行针对邻国的侵略和破坏稳定的政策。所有迹象都表明南非继续利用其武装恐怖主义份子和正规军侵略我国。1988年7月28日，我国军队和种族主义南非的军队在马普托省发生了冲突，结果我们打死一名种族主义士兵并缴获了一些设备。种族主义南非现在要求我们归还这两者。

由于冲突的复杂性，目前正在南部非洲进行的谈判努力很容易引诱世界人民相信该地区的局势已接近于解决。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尽管我们意识到谈判如果取得成功能够为南部非洲的和平作出巨大的贡献，但是，谈判不能最后解决南非

内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的根源就在于种族隔离制度的继续，加强和深化。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被宣布为反人类罪行。

最后，让我向受苦受难但正在进行斗争的南非人民致敬，让我重申我国完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民主群众组织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斗争在继续。

特瓦利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南非的状况年复一年的继续恶化。正如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以深刻关切的心情所指出的那样，去年也不例外。一方面，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将其在国内的镇压升级，以便压制任何形式的不同意见和反对，而在另一方面，该政权变本加厉地在其疆界之外进行恐怖主义活动。

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非的无辜人民采取的暴行令人憎恶。大批人被该政权根据所谓法律而蛮横地监禁、折磨和处决，而该政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许多人被劫持和残暴地杀害，而后，经过掩饰被说成是自杀。强制迁移、隔离、新闻检查、禁令和限制、破坏财产，对和平示威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暴力——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经受着国家恐怖主义的暴政。折磨和野蛮的行径已达到了一种令人骇然的精益求精和残暴的程度。然而，英勇的南非人民继续自己争取自由与尊严的斗争。

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对南非境内的非白人人口进行压迫的同时，继续对纳米比亚进行控制，对邻近国家的领土完整进行侵略性和恐吓性的袭击。突击队的袭击，空袭，轰炸和在经济上进行破坏，南非政权无所不用其极。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意图是明确的：破坏前线国家的经济，颠覆前线国家的政权，以此来迫使前线国家在经济上依附和屈服。就破坏财产和所失去的机会而言，在这一地区进行破坏所造成的代价每年高达数十亿美元。当然，所造成的生命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种族隔离是南部非洲种种问题的根源。种族隔离在概念上和实践上都是令人憎恶的。它寻求的是使不平等和不公正永久化，这违背了任何理性。它迫使那些错在生来就不是白人的人们处于一种受侮辱的低下地位，或者充满无穷无尽的悲惨与贫穷的生活。它为非白人和白人规定了不同的生活标准，两者之间的差

别正如黑白之间的差别一样明显。它给他们造成了难以忍受的耻辱。它使蔑视与仇视神圣化。它对人们实行残酷的暴行，给他们造成了无法描述的痛苦。它蔑视被剥夺了自由的贫穷和无能为力的人们。它使多数人处于少数人的统治之下，剥夺了后者在自己家园的公民权。简言之，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

印度一贯坚定地履行自己对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做出的承诺。我国的缔造者圣雄甘地不是在印度、而是在南非首先举起了反对不公正与压迫旗帜的。那是在近一百年以前。甘地认为，种族隔离并不仅仅意味着其受害者失去了尊严，同时也使那些维护种族隔离，直接或间接鼓励种族隔离的人失去了尊严。在赢得独立后不久，我们采取了单方面行动，断绝了与南非的所有关系。我们对南非被压迫人民争取政治权利与人权进行的战斗所抱有的同情和给予的支持产生于受统治和殖民剥削的共同经历。

30年以前，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议会的一篇发言中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表明了愤慨，他说：

“任何信仰《联合国宪章》的个人与国家显然都无法同这一政策妥协，因为这一政策推翻了现代世界所代表和认为具有价值的几乎所有一切，不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我们对民主或人类尊严的想法。”

种族主义政权试图通过所谓改革来掩饰种族隔离。试问这些“改革”是什么呢？黑人参加“家园”和市政议会，处理有关他们本身事务的问题，而全国性的事务则由占统治地位，依然行使着真正权利的白人来处理。国际社会绝不能为此类骗局所蒙骗。任何没有彻底根除种族隔离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加以反对。

具有讽刺意味同时又不幸的是，种族隔离居然在今天还存在。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国际社会——允许其存在。这就象是一个恶性肿瘤。我们是否能等到这一肿瘤威胁到整个身躯的健康呢？我们还要允许比勒陀利亚政权践踏南非人民的尊严多久？我们还能无视南非人民的合法权利多久？我们还要允许该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邻国发动有意识的袭击多久？我们还要允许其威胁到这

一地区的安全多久？我们还要允许其以公开蔑视的态度对我们当面嘲论多久？

使我们人类摆脱种族隔离这一罪恶，这难道不是我们的集体责任吗？一些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支持民主的传统，声称支持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权、平等与正义的事业，但却在各个领域继续同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勾结，这难道不具有讽刺意味吗？

国际社会必须正视南部非洲局势严重性的时候已经来到。我们不能再对种族隔离采取暧昧或闪烁其词的做法。必须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理智起来。必须施加所有可能施加的压力。唯一可利用的和平手段就是对这一顽固的制度实施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制裁已奏效。对于这一点，从来没有过疑问。所需要的是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坚定地永远废除种族主义的这种理论。

1986年9月在不结盟国家哈拉雷首脑会议上建立的反对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行动基金就是此类集体决心的一个例证。当然，这一基金只是一个补充，并不替代针对种族隔离政权实施的全面强制性制裁。

到今天为止，来自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代表着国际社会近三分之一的五十三个捐助国承诺向基金会捐助达四亿一千三百万美元的款项。我要向有关政府的慷慨捐助表示赞赏，并借此机会呼吁所有会员国支持基金会。

南非人民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承受的种族隔离包袱太沉重了，我们大家必须从道义和物质上援助他们，使他们扔掉这个包袱。种族隔离仅仅是依靠野蛮的武力得到维持，但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尽管依靠野蛮的武力，许多野蛮的政权依然土崩瓦解。同样的命运正等待着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谁能够扭转历史的进程？纳尔逊·曼德拉——对于除了那些将他关在监狱里长达二十五年多之久的人之外的人来说，他的英勇精神和孜孜不倦地为自由而战已经使他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曾经过到：

“只有通过艰难、牺牲和战斗行动，才能够赢得自由。斗争就是我的生命。

我要继续为自由而战，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纳尔逊·曼德拉必须得到无条件释放。

这儿没有人——我能够这样说，因为我们中间幸亏没有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胆敢怀疑，南非人民的英勇斗争将最终取得成功。问题是这种苦难和痛苦还将延续多久。我们能够加以缩短。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提醒大会注意英联邦名人小组得出的结论：取代南非和平过渡的办法将是可怕的流血。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悲剧。我们大家必须促进南非的和平过渡；只有彻底粉碎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引入一个民主的社会，让每一个人象其他人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让各个种族在和睦、尊严与和平中共存，才能够取得和平过渡。让我们大家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工作。

阿莫林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在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发表讲话时，我国代表团强调，几乎自从本组织成立以来，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权这一问题一直是国际关注的课题，这一点通过联合国得到了表明。联合国——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诞生的，当时的信念是，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样一种观点：世界应该由一个据称是优等种族的成员来统治——发现自己面临着建^立在一个种族集团统治其他种族集团基础上的社会继续存在。这种局势在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更令人痛惜，因为尽管所有人类一律平等的原则已经得到史无前例的承认和具有史无前例的力量，尽管我们组织为根除种族隔离进行了努力，但却没有能够消除这种制度，那些维持这种制度的人仍然在寻求使其永久化。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继续存在不仅违反了作为人类共存基础的原则，而且还危及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威胁到南部非洲整个地区，因为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向非洲邻国发动袭击使得局势更为复杂。然而，它还扩大到南大西洋整个地区。拉丁美洲和南大西洋非洲国家在7月份里约热内卢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最后文件》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在那次会议上，他们重申必须向南非政权实行广泛和强制性的制裁。

我们在这一项目下的任务是要试图强调指出其中某些原因，说明为什么国际社会向南非政府施加的压力没有能够消除种族隔离。在这一方面，我们相信，国际社会进行的努力中的基本缺点是执行制裁过程中缺乏协调。虽然各成员国最近个别或集体地采取行动，努力执行已经达成协议的制裁，但恰恰是由于缺乏协调，这些制裁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在联合国已经制定强制性措施的情况下，比如在军事援助南非这一领域，该国也得以智胜禁运，随后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工业。另一个问题涉及估价这些制裁对前线国家、对南非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的利益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提出一整套措施，让整个国际社会加以执行；这些措施必须是南非逃避不了的，必须最后迫使该国废除种族隔离政权。然而，不管国际社会可能达成什么措施，必须建立一个协调机构，使得这些措施的执行取得最大的影响。我们认为，不同国家已经采取的各种措施应该已有这种协调，联合国应该将这些行动看作一个紧迫问题，尽管尚未就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制裁达成一致意见。

在关于针对南非的国家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A/43/786）中，秘书长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关于结论和建议的报告（A/43/22）第五章中一样，英明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它特别是在第三和第四章中指出了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该报告的第191和第192段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不一致地执行所有这些措施，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南非政府会愿意拆除罪恶和不合时宜的种族隔离制度。该政权每天都在侮辱人类的情感。我国最强烈地摒弃它，因为自从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以来，我们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这一原则一直是我们的基本特征。

最近的事件使我们重新肯定了我们的信念：必须施加国际压力，以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我们相信，如果对死刑减刑，如果南非的政治犯获得释放，如果存在着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是得到协调以实现唯一目标的国际压力的结果。

在国际上，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对促进关于各种区域冲突的谈判和这些冲突的解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种族隔离政权的问题上，我们认为，国际局势的普遍改善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使国际社会能够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对南非施加压力，并确保这些措施不会被那些同大国之间的对抗有关的因素削弱。

我说过，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审议这个问题。纳米比亚独立这个问题也是如此。由于出现了新的国际气氛，以及国际社会不断施加的压力，我们现在似乎十分接近达成一项将能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享有独立的协议。让我们希望，由于这些同样的因素施加的影响，南非人民也将很快能够不论种族或民族血统享有所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以民主方式决定其国家的命运。

弗罗尔森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自大会一年前开会讨论种族隔离以来，南非局势进一步恶化。黑人多数再也不愿意容忍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制度。他们要求得到平等的公民待遇，充分享有政治权利。南非政府不但不满足这些合理的要求，反而两次延长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法。去年，数百人被杀死，数千名种族隔离的反对者遭到拘留。在这一方面，尤其令人反感的是，甚至儿童也遭到南非当局的监禁和折磨。挪威政府强烈谴责这些非法的征服行径。这种压迫政策只会导致暴力升级，增加流血和延长南非人民的痛苦。企图用更加严格的新闻检查措施和强化紧急和安全规则的手段掩盖这些事实是欺骗不了世界的。

南非是把种族当作政治权利基础的唯一的国家。种族隔离违背了人类自由和平等的最基本的概念。我们拒绝有关种族隔离可以改良的任何想法。种族隔离必须废除。

同时，南非在该地区推行的颠覆政策多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挪威一再谴责南非侵略其邻国的行径。尽管我们欢迎在纳米比亚独立方面取得的外交进展，但种族隔离制度仍然是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这是为什么需要紧迫地采取行动的一个原因，以便根除这一不仁道的制度。我们向所有前线国家表示声援，并保证继续支持他们反对南非的颠覆政策。

尽管遭到全世界的谴责，但南非政府迄今为止拒不采取有意义或明确的步骤，以结束其种族主义政策。南非政府必须认识到，这个国家目前的痛苦预示着种族隔离制度一劳永逸的结束。比勒陀利亚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让局势发展成为一场灾难性的种族战争，要么解决这一分裂的民族的根本问题。

不应由我国政府提出一个种族隔离后的南非的蓝图。废除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是一个先决条件。必须用一个全体人民享有平等权利、民主和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取代种族隔离。朝这一方向跨出的第一步将是南非政府表示真正愿意同黑人多数的真正领导人进行谈判。因此，我们呼吁南非政府取消紧急状态法，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取消对所有政治组织的禁令，并允许所有流亡者返回南非。只有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希望就和平废除南非种族隔离进行谈判。

泽弗尼亚·莫托彭和哈里·格瓦拉上星期六获释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还欢迎对沙佩维尔六君子的死刑实行减刑，延期执行保尔·太福·塞特拉巴先生的死刑和不将纳尔逊·曼德拉送回监狱的决定。但这远远不够。最近对联合民主阵线的四位杰出的领导人定叛国罪，以及上星期处决五名南非黑人，提醒我们必须继续和进一步加强压力。试图通过与南非当局对话以实现废除种族隔离的政策一再尝试过，但毫无结果。挪威政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南非政权继续拒绝真正的对话。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压力对任何和平变化的前景都是至关重要的。

增加国际压力是以和平手段根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唯一途径。因此，挪威政府敦促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我借此机会呼吁仍然反对制裁的那些国家重新考虑其态度。

未实行强制性制裁的情况，不应当作不对种族隔离制度采取行动的借口。在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和声援为南非的变革而努力的人们方面，甚至有限的措施也会是很重要的。安全理事会在采取强制性制裁之前，应考虑另外的自愿的措施。

有效的石油禁运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石油实际上是南非唯一不能自给自足的战略原料。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工作标志着国际社会第一次共同努力，为有效地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提供了基础。挪威政府特别重视该小组的活动，我们将继续积极参加其工作。尽管安全理事会未能就全面强制性制裁达成协议，但这不应在实际上妨碍安全理事会考虑在明确确定的领域中实行强制性制裁。其形式可以是禁止向南非提供或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以及禁止向其石油工业提供设备、技术和资金。鉴于安全理事会的全体理事国一致认为决不应把其领土上的石油运往南非，这种步骤就是自然和合乎逻辑的。我们在国家一级采取这种性质的措施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并证明确实能够使制裁措施在该领域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制裁措施旨在让南非知道国际社会在善与恶的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制裁或仅施加有限度的压力，其中的信息就仍然是混乱不清的。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采取制裁措施，而且进一步加强这些措施。

一些人认为，南非白人中间出现了一种使人看到希望的骚动，这反映了各个政府所传递的愤怒和失望的信息。解释这种信息——这才是关于制裁的论点的真正所指。

此外，南非经济中最近的事态发展无疑已经证明制裁所引起的代价实际上正在增加。尽管制裁措施尚未使南非经济深深陷入萧条之中，但却迫使比勒陀利亚为种族隔离制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自1985年以来，南非的资本外流净额已达十亿美元。外汇储存也已下降到危险的程度。南非的出口在去年大幅度下降。这至少可以说是一个最清楚的信息。不对此加以注意的后果将是可怕的。

有人多次指出，制裁措施的效力影响过大，将伤害大多数黑人居民，而不会影响到权力阶层，根据这一论点，制裁措施将加重黑人多数的痛苦，并对南非的邻国造成经济困难。我们并没有低估这些困难，但是，尽管制裁会在短期内造成困难，然而具有代表性的黑人领袖却指出，他们宁愿接受这种困难也不愿接受种族隔离带来的长期痛苦，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听取这些领导人的看法。

尽管安全理事会多次提出的关于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要求都被否决掉，但挪威几年来一直积极争取对南非采取措施，以战胜种族隔离制度。除经过修订的《1988年北欧反种族隔离行动方案》之外，挪威还采取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全面的国家措施。《经济抵制南非和纳米比亚法案》于1987年3月20日生效，而法案的规定则于去年6月20日生效。该《法案》实际上禁止了与南非和纳米比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它包括全面禁止进口和出口，禁止我们的轮船向南非和纳米比亚或从那里运载原油、以及禁止提供贷款和投资及其他措施，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对实现一个使所有人具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南非作出有意义的贡献。我们还希望鼓励其他国家照此行事，以加强国际上对种族隔离制度共同施加的压力。

《经济抵制法案》迅速产生的效果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这项明确确定的法定禁令把用挪威的船只向南非和纳米比亚运载原油订为刑事犯罪，这项禁令的制定已使挪威在这项贸易中的作用化为乌有。

除这些限制性措施之外，我国政府还愿强调积极支持那些遭受种族隔离影响的国家的需要。南非的邻国由于在经济上依靠南非而且由于南非在该地区的破坏稳定政策，感到自己处于极为不安的局势之中，挪威为了保证这些国家不依赖南非经济力量而持续发展，几年来向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及该会议的会员国提供了援助，挪威政府还明确指出，如果南非进一步对这些国家进行报复，我们将愿意扩大我们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的援助。

此外，挪威还向解放运动、难民和其他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援助。今年，我们十分荣幸地作为东道国主持召开了南部非洲境内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困境问题国际会议，我们希望该次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将会有助于减轻南部非洲地区大约5400万左右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的悲惨境遇。近年来我们给予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的支持有了很大的增加，挪威将继续为这些人提供援助，同时也为前线国家、为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提供援助，并且与这一机构进行合作。

和平解决南非各种问题的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种族隔离不迅速废除，那么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可能会爆发一场暴力的大动荡；这是因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人的尊严也不能永远被践踏，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赢得。因此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为反对种族隔离采取有效的行动，让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

尼荣格科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联合国自从1945年创建以来，一直试图建立起一个更为和平和统一的国际社会，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所经历和看到的表明世界至今仍然是暴力与野蛮的牺牲品。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彼得·弗罗林先生在1988年3月21日纪念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的庄严会议上说：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靠通过使用种族理论对人民实行社会压迫才得以存在的政权，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大会几十年来一直理所当然地把南非局势看作是一个优先问题。”（A/AC.115/PV.614, 第3页）

因此，种族隔离这一文明的污点是所有罪恶形式中令人最为震惊的一个，这些罪恶形式会滋生一种社会分裂与仇视的情绪。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可以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视为并理解为奴隶制与殖民主义的唯一最后堡垒。在这里没有必要强调指出已为人类历史所谴责了的奴隶制与殖民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颁布和制定法律来主张并宣扬把人分门别类、区别对待这一令人作呕的等级理论。

世界各国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都呼吁彻底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并在南非建立起一个基于有效的全民投票之上的自由、完整和民主的社会是寻求适当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而博塔政权对这些紧急呼吁则继续进行嘲笑。

比勒陀利亚政权于1987年实行了紧急状态，并于今年2月对17个组织、南非工会大会以及几位黑人领导人发出了禁令，最近这些可悲的事实表明比勒陀利亚为了压制人民、使他们俯首贴耳采取了种种残暴的手段，而这些人民的唯一罪行就是要求承认他们的生活、尊严、自由和种族平等以及管理他们自己国家的固有权利。

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尔巴先生今天上午向大会提交本委员会的报告时所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南非拒绝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同它本国人民保持着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令人相信南非会自觉地在世界的那一部分结束区域冲突呢？对其诚意与真正意图，我国代表团表示怀疑。

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种种悲剧并不仅仅局限在南部非洲境内，南非的邻国自从赢得了国家独立以来，在社会政治方面出现了许多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南非不得不予以承认，但对这些变化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嘲弄与敌意。对于前线国家南非施展出种种破坏稳定的伎俩，并使用暴力。自从兄弟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人民加入了自由主权民族之林的具有意义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遭到了颠覆和犯罪集团的持续骚扰，这些集团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境内进行活动，并由南非等国家提供顾问和后勤支持。

对纳米比亚领土的殖民主义占领，自1969年以来南非对纳米比亚实行的班图斯坦化政策，在纳米比亚建立部落军队，强行成立傀儡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所有这些都是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国际社会而犯下的种种暴行。比勒陀利亚继续使纳米比亚的领土全部军事化，并且封锁了数以百计的村庄和学校，在这一领土上，无论那里出现了自由战士的声音，它们就在那里进行封锁。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也应该认识到目前种族隔离政权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

域中经历重重困难，这充分表明南非所犯下的暴力罪行不管其会对受害人民带来多少伤害，对于背信弃义的薄弱的博塔政权来说，这已日益变成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

我们依然坚信，捍卫和维护尊严与基本人权是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我们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重新作出承诺并加倍努力，或者采取集体行动，或者采取单独行动，与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战斗。我们一致要求无条件释放爱国主义者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被监禁在南非的他的支持者。

我们借此机会重申布隆迪共和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南非的解放运动，认为这一运动代表着该国黑人的真正意愿，我们特别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支持各前线国家，支持在其先锋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我们将在政治上、外交上、物质以及道义上给他们以支持——尽管由于我们力量有限，这些支持数量不大——直至他们取得最后胜利。

本着这种精神，对于那些在联合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框架内采取任何可能会破坏联合国就南部非洲问题传播信息并动员公众舆论的方案措施，我国都不能予以同意。

我国继续认为要想在南部非洲获得和平与安全，那么就必须消除并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国呼吁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认识到特别有必要紧急执行第42/23C号决议，通过这一决议大会呼吁所有国家不仅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授权的各项措施以便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同时还呼吁各国加强强制性的武器禁运。

我们知道面对这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战斗，南非不会束手待毙，同时不幸的是，它也不是孤立无援。南非有许多强大的盟国向其提供抵抗手段，以期保卫它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奇谈怪论，说什么对比勒陀利亚进行经济制裁将会伤害南非黑人，也会伤害该次区域的国家的经济。

更为不正当的是，南非试图通过其盟友和其辩护人，恐吓和指责反种族隔离者，特别是非洲国家，把它们描绘成比种族隔离还恶劣的政权。

在比勒陀利亚的这些鬼计中，新闻界是被最频繁地利用的武器；确实令人遗憾的是，甚至非洲大陆的一些新闻工作者也受到了欺骗。然而，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国际社会揭露了这些狡辩。人们日益强烈的要求有效地孤立南非，直至其同意取消种族隔离，

扎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一是通过国际公约和文书，并通过集体抵制贬低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任何行动来倡导各国人民的人权，促进协调关系，特别是种族方面的协调关系。这一进程的持续首先要求各会员国及其政府诚恳地对本组织《宪章》所载原则和目标承担义务。

然而，某些政府却没有承担这一义务。尤其是南非和以色列，它们不断地践踏人类的良知，沾污所有可敬和进步的事务，从而抹煞了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高贵品质。

过去一些年来，南非对黑人多数的残酷镇压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非洲的政治领导人由于敢于抵制种族隔离，被控以叛国罪并遭到集体拘留，这使得局势每况愈下。而所谓的改革和种族主义的建议更进一步恶化了局势，这些改革和建议的目的仅在于在非洲黑人之间制造不和，削弱他们的自卫能力。

10月27日，大会谴责了最近举行的市改选举，这次选举是企图巩固白人少数统治，维护世界该一地区种族主义政权的又一次举动。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形容这些选举的结果是为粉饰种族隔离的真实面目。他说，选举暴露了白人自由主义的真相。

纵观历史，许多政权垮台了，而他们之所以垮台，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种族主义的理论和学说的影响下，推行了某些形式极为残酷的种族歧视，对其统治的人民进行社会压迫。深为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四十年来联合国为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进行了持续的努力，种族隔离仍在实行，局势继续恶化，伴随而来的是沉重的

生命损失和无法形容的痛苦。

我国赞赏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我们坚决相信，确有必要立即采取更为严格和协调的国际措施，铲除这些非人的政策。

为恢复南部非洲的和平、安全与正义，必须充分和有效地实施《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所载的措施。四十年的种族隔离是对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文明的极大羞辱，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件咄咄怪事。

安全理事会是受委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到目前为止，虽然它在一系列决议中承认了这一问题的的重要性，却没能采取另一个积极步骤，按照大会的建议实施强制性全面制裁。这是由于一些西方理事国的立场所造成的，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同种族主义南非政府联系在一起。人们特别呼吁这些国家按照《宪章》履行其义务。它们必须超越这一狭隘和自私的眼界，同国际社会其它国家合作，结束种族隔离，以往的经验 and 努力表明，种族主义因其与逻辑和理性的不相容，决不可能进行修正或改革。因此，必须象对纳粹主义一样铲除种族主义。这才是所有此类理论应当得到的下场。

南部非洲局势的所有三个方面，即种族隔离、占领纳米比亚和侵略前线国家，继续引起我们所有人的严重关注。问题的关键是种族隔离的存在，它剥夺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南非黑人行使参与其管理国家事务的自然权利。

比勒陀利亚赖以禁止所有形式的抗议（最后一次是在今年2月24日）的紧急状态和专横措施的继续只不过是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反映。

面对非正义或不平等，难以维持和平与安全，如果人权受到践踏，也难以维持和平与安全。我们很快即将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纪念。政治和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密切相关。种族隔离政权对国际决议和公约采取的蔑视和傲慢态度反应了决心无视所有国际准则和原则。

只有建立一个非歧视性的社会，使平等和正义成为不论其民族或种族出身如何

的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才能在南非实现和平。在此之前，整个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和决议，使种族主义者感到，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他们在文明国家中再也没有立脚之地。

巴尼特先生（牙买加）（以英语发言）：1980年，斯里兰卡最高法院前法官韦拉曼特利法官在谈到南非时写到：

“那些在这个巨富国家中享有不成比例的大量财富的人知道，他们不可能无限期的维持这一特权地位。他们知道，为延长其特权的期限，他们必须抛弃他们的良知——监禁和否认基本权利，如果需要，就进行大规模的屠杀……简言之，统治阶级的悲哀不仅仅在于恐惧，更严重的是对人性的侵蝕，广泛地抛弃良知。”

今天，这种抛弃良知的作法依然如故。在我们开始再一次就比勒陀利亚顽固拒绝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后果及影响进行辩论时，我们惊恐地注意到南非的内部条件每况愈下。

南非的所谓的市政选举的结果是南非极右派保守党的复活。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该党采取了统一和持久的行动，在其控制的地区实施更加严厉的隔离措施包括更严格地执行《保留各自礼节法》。

这种措施的实施是对博塔政权自豪地开始执行而又丝毫不损害到种族隔离制度主要支柱的所谓改革措施的明显嘲笑。南非当局对1983年的立宪改革大吹大擂，一些人也假装对这一改革十分重视。但这一改革的无效性暴露无疑。全部的白人统治仍然是目的和现实。任何所谓的改革和其他使种族隔离制度现代化的更加巧妙的手段都不能掩盖比勒陀利亚政权政策的残酷性。

南非当局在司法和法律上采取了措施，使包括联合民主阵线、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内的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组织的领导人进行的和平政治活动成为叛国罪和死罪。对此，牙买加感到义愤和惊讶。联合民主阵线的四个成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两个成员分别于今年11月8日和

11月11日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当时由于巨大的国际压力和谴责，南非当局被迫放弃了对沙佩维尔6人的死刑判决。但是，这些人仍然面临着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严峻前景。

虽然比勒陀利亚政权在一些国际社会所熟知的案件上采取了更为和解的姿态，但其他一些不幸的个人却没有得到宽恕。据最近报导，11月24日，比勒陀利亚处死了被判处死刑的5个南非黑人。这使南非今年死于绞刑的人数达到115个。报导进一步指出，总共有274人正在等待处死，其中的30%被指控犯有出于政治动机的罪行。种族隔离政权的动机仍然是要通过指控和平组织的政治活动为叛国的方法来胁迫并削弱反种族隔离的反对团体。这些和平组织的政治行动与其他旨在推翻种族隔离制度并得到证实的暴力行动是显然不同的。

镇压性国家机构的总战略是要通过暴力来破坏站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最前列的团体与组织的活动，并消灭这些组织的成员和领导者。

和沙佩维尔6人案件一样，我们注意到南非当局最近宣布被囚禁了24年之久的著名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国立医院医治肺结核病之后将不再在监狱关押。这一宣布远远没有达到国际社会关于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先生的要求，其目的只不过是要抚慰比勒陀利亚的外部盟友，并为该政权赢得时间。我们也注意到泽弗奈亚·莫托彭和哈里·格瓦拉已经获释。

英联邦南非问题外交部长委员会于今年8月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指出，南非最近局势恶化的一个严重的方面是比勒陀利亚已经清楚地表明它将不容忍来自南非内部任何地方、甚至是和平地反对种族隔离的作法。从南非根据紧急状态所进行的越来越广泛的镇压来看，从南非坚持对邻国进行侵略这一情况来看，外交部长委员会进一步认识到，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最紧迫的行动，向南非实施有效的国际制裁和其他一切适当的措施，结束种族隔离政权，并确保在南非建立一个自由和非种族的社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指出，据估计自从1986年实施紧急状态以来，有3万多人遭到了时间长短不一的拘留；而现在，约有2000至2500人仍然未经审讯受到监禁，其中250

人为 17 岁以下的儿童，有些只有 14 岁。*

阿伦·博萨克牧师在今年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指出：

“种族隔离是极其错误的，是无法为其辩护的，在本质上是罪恶的。种族隔离是不可能现代化的，不可能得到精简或改革的。种族隔离只有被彻底根除。世界已经认识到现在，就连喜欢为自己继续支持该政府而寻找借口的西方世界的一些国家也将认真地考虑这一事实。它们也将认识到南非人民已经使南非政府的‘改革政策’成为一个代价昂宝但又令人作呕的玩笑。”

但是我们继续看到对南非最有影响的西方盟国也采取了一些最为方便的伪善和推诿的方法：它们顽固地坚持不同意实行有效的强制性制裁，迫使南非政权取消种族隔离制度。

对于它们提出的论点和理由，牙买加从来没有接受过。比勒陀利亚的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的压力和制裁的影响，这一点现在有明确的证据。

我们从未怀疑过对南非进行适当的制裁的有效性。英联邦南非问题外交部长委员会成立了政府间专家小组，该小组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了国际社会迄今采取的部分和有限的财政和经济措施对南非经济造成的影响的程度。在财政制裁上，研究报告特别证实了以下几点：首先，银行拒绝借款给南非是限制南非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制裁，因为这迫使南非要有大量的资本项目赤字偿还到期的贷款，也需要经常项目的剩余。

第二，贸易制裁和在南非撤出投资的压力也起到了辅助作用，使南非更加难以维持它所需要的经常项目剩余，并阻拦了潜在的新的外国投资。

第三，撤出在南非的投资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使在南非进行新的直接投资的前景更加暗淡。

* 副主席范莱洛普先生（瓦努阿图）主持会议。

第4，南非不能从它与国际清算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中得到任何国外收支宽缓，因为该基金的董事会不太会通过给南非的方案，同时国际清算银行只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垫款。

第5，维持和延长财政制裁将影响南非的经济增长并对南非政府施加经济压力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

因此，南非的种族隔离经济目前已陷于这样的局势，即如果再没有新的足够的外汇资源——已不存在这种前景，它就无法维持满意的增长率。

据估计1988年的经济增长将达到大约2.7%，而通货膨胀将达到13.5%。经济学家认为这一通货膨胀率明年将增长到15—25%之间。此外，南非储备银行的董事长在金融邮报这一商业杂志的会议上谈到制裁和抽回投资时所说的话在今年11月13日约纽时报的报告中得到了引用，据报导他说“任何人也不应低估这些限制的有害影响。如何强调经济的长期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也是不过分的”。此外，银行董事长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进一步警告说经济在取得任何好转以前会变得更为恶化。

从英联邦政府间小组提供的情况以及引用中央银行董事长本人的话来看，显然至今已实施的制裁已对南非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此，我们希望重申牙买加政府的立场，即对南非的财政和投资制裁必须得到加强。我们支持英联邦政府间小组的决定，即有必要对新的贷款以及在南非新的投资加强限制，同时加强禁止官方出口信用保险的禁令，和其他保证不重新安排旧的贷款的措施。

在目前的形势下，显然国际社会有必要采取更为有力的、协调的和有效的行动对南非施加必要的压力以促使它放弃种族隔离并在南非实现多数人统治。

因此牙买加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努力，在1989年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南非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破坏性趋势的大会特别会议。我们认为这次特别会议应当通过一系列明确的措施，包括那些得到英联邦专家小组同意的措施，以便

在国际上加强向南非提供新贷款的限制，以加强对南非政权的压力。

牙买加越来越关切的是，种族隔离在南非持续存在，同时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继续支持给世界上其他部分继续持有种族优越和种族歧视的态度提供了借口。我们特别感到震惊的是比勒陀利亚的某些盟友的态度上的鲜明对照，它们一方面极力地追查、监督和谴责在东欧和其他地方的违反人权的行动，同时却无视在南非的最为恶毒和压制性的破坏人权、平等和公正的行为。

虽然种族隔离的基础仍然存在，但他们正在慢慢地受到侵蚀。我们殷切地等待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整个的结构完全垮台的那一天。

格扎尔（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自联合国建立以来，它就一直要对付可憎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几十年来，大会例行地将有关种族隔离的项目列入议程。然而，种族隔离制度继续是南部非洲黑人大多数的恶梦，是他们的命运。这是一个国际社会至今未能铲除的慢性病。这是一个基于白人比有色人更优越的神话的制度。它将白人对非白人的统治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为了使这种统治持久化，种族隔离的倡导者禁止种族间的溶合和参与。

由于这一毫无理智的，只依赖武力的信条，这一除了暴力外没有逻辑，抛弃任何道德价值的信条，因而种族隔离的历史成为对南部非洲的黑人大多数实施一系列暴政统治、压迫、凌辱和不公正行为的历史，成为对该地区人民和国家实行侵略、破坏、殖民化和剥削行为的历史。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府权的逻辑是只占总人口 15% 的少数白人应当奴役和统治大多数非洲人——即其余的 85% 的人。根据这种逻辑，少数白人拥有土地的 86% 还多并掠夺其财富。此外，根据这一理论，该种族主义政权将其殖民主义强加给纳米比亚，掠夺其财富并贪婪地掠夺其自然资源和财富。南非正对安哥拉进行一场疯狂的战争，并多次入侵其领土。它对该地区其他国家领土的多次野蛮入侵是猖狂的恐怖主义、破坏和谋杀行为。

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受害者是无数的，而非洲人民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3/22）中包括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犯下的暴行。该政权在残杀非洲人民时不惜犯下任何罪行或压迫或恐怖主义行动。它使用了大规模迁移、绑架和谋杀、拘留和折磨的手段。它不放过任何人。青年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妇女、学校儿童和工人，虽然他们是无辜的，但却遭受这种大规模恐吓、要么不经审讯，要么在无法无天的法庭内审讯。

纳尔逊·曼德拉虽然年纪已大，虽然抱病并遭受了24年的监禁，但仍在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手中遭受着痛苦。南非的儿子们是任人宰割的猎物。他们每天都面临着捏造的指控和上断头台的危险。而对世界舆论的禁止是很严厉的。所有反对活动都遭到禁止，而且对牧师的监督、拘留和囚禁在继续。遭受此类待遇的人中包括图图大主教。但是南非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没有投降。他们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两个解放运动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抵抗、斗争并作出牺牲。

采取此类作法的政权是我们时代最令人作呕的污点之一。大会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有决议已经正确地谴责了种族隔离政权的行径，并判定它们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对于这些行径不能用其他任何方法来描述。它们贬低人类、践踏人类尊严、降低人类价值，剥夺其基本人权并掠夺其一切财产。因此，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些罪行和暴行只能被描述为对人类的犯罪。大会作出了这样的判定，从而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维护了人类尊严。

建立联合国的明确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各国都能普遍享受和平与安全的世界。因而，联合国是一股道德力量，是被压迫的贫穷人民反抗压迫的斗士。然而，迄今为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没有遵行联合国的决议，对国际社会的呼吁充耳不闻。它对人们对其行径的指责和谴责置之不理。

不幸的是，本组织的某些成员却力图为此政权进行辩解。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已经与南非建立密切的军事与核合作关系，而另有一些国家继续与它进行贸易，不顾联合国的许多有关决议。

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一贯顽固态度已使为其提出辩解的人站不住脚。时间的推移已经表明，任何程度的耐心都不可能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改变其自由意愿，任何说服行动都不会说服它放弃其种族隔离的政策和行径，抛弃其以为可以继续欺骗世界公众舆论的想法。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许多国家已经减少其与南非的来往，而且很多国家已经颁布许多法令，禁止与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交往。许多其他政府已经呼吁本国的企业断绝与南非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对国际社会愿望以及联合国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响应。

现在有必要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管理南非经济的人们所发表的讲话以及国际专家所提出的报告已经极为清楚地反应出，实行强制性制裁措施将对南非产生深远影响，并将成为一种手段，使南非终于认识到它应该结束种族主义政策，放弃其早已过时的幻想，回到人类的现实中来。

为了这一目的，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必须不遗余力地减轻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悲惨境遇，加快他们得到解脱的日子的到来。应该使他们跟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能够重新获得自决、安全的权力，收回被掠夺的财产。

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解除紧急状态法，无条件地释放非洲人民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它应该解除针对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禁令，准许政治流亡人士回到家园，从城镇中撤出军队，废除新闻检查，放弃分裂和班图斯坦化政策，停止对该地区国家的侵略行径，离开纳米比亚并停止对其人民财产及资源的掠夺，允许南部非洲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展开谈判以使冲突得到持久而长期的解决。

总之，我要重申突尼斯坚定地声援我们在南非的兄弟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两个解放运动。对于他们，我们表示继续支持其正义英勇的斗争。

阿努斯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现在大会再一次研究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对南非人民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问题。这一政策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联合国各项决议和所有道德与人类价值的原则。

大会已将种族隔离政策宣布为对人类的犯罪，呼吁国际社会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直至这一制度从地球上消除，直至比勒陀利亚停止其针对非洲邻国的侵略行径，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尽管如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依然继续对非洲国家实行侵略，仍然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

然而，种族隔离政权仍然大权在握，对非洲国家发动的侵略和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仍在继续，我们仍然等待着联合国能够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那一天，该决议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南非的局势表明，种族主义政权正在加紧镇压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和群众组织，表明它决意要破坏他们的和平抵抗。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3/22）的第5段中提到：

“在内部镇压的同时，比勒陀利亚在海外加紧进行恐怖主义活动。暗杀和残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要成员，甚至在西方国家首都进行，旨在削弱民族解放运动，动摇它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A/43/22，第6段）

比勒陀利亚继续以欺骗的手法推行镇压战略。所谓改革的战略实际上是比勒陀利亚政权装饰门面的举动，这一战略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反对。南非政权的顽固不化表现在：加强种族隔离，及其最近在班图斯坦所做的一切，南非强制性地把黑人从专门保留给白人居住的区域赶出家门，并对反对者施加残酷的惩罚。这只说明南非当局决意要把种族隔离制度维持下去。

比勒陀利亚另一个战略的目的在于，蓄意镇压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各种形式，阻挠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活动，消灭这些组织的领导和支持者，企图加强它对这个

国家的控制。 尽管如此，但是由于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民和组织及两个民族解放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起的英勇斗争，它无法强加其统治。

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是紧张局势、不稳定和长期冲突的根源，不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确实，该政权企图消灭反对派，实施紧急状态，制造恐怖，害怕与压迫的气氛，进行逮捕与残杀，压制宣传工具，限制群众组织的活动。尽管如此，这样的企图一个也没有得逞。

当前的局势——尽管是恶劣和痛苦的一要求我们采取紧急行动。国际社会决不应上当受骗。 种族主义政权决不能改革，必须予以消灭。 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继续斗争反对镇压、剥削和剥夺他们自决的权利，然而，种族主义政权却对他们的斗争实行逮捕，不予审讯的监禁，严刑拷问和非人的待遇——许多人由此丧失了生命，包括巴尼夫人，她是死于警察监禁的第一名妇女，更不用说，最近越来越多的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惨遭残杀。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政治犯被处于死刑，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的。 仅在1988年1月1日至7月14日期间就有81人被杀害。到今年5月为止，26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至少70人是政治囚犯。

安全理事会已经研究了这些行径，并在安全理事会第623(1988)号决议中，要求比勒陀利亚立即停止这一执行令状。 尽管联合国一再要求孤立南非政权，一些国家仍然和南非保持政治、外交和文化关系。 一些跨国公司甚至继续向南非经济投资，剥削该国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牟取暴利。

一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与南非勾结在一起，使该政权能够发展拥有核能力的军事安全机构。 这些国家与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勾结同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勾结是一样的。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核方面的继续全面合作表明，它们的勾结来自于种族主义学说的共同信念，这一学说是建立在压迫、谋杀、剥削和驱逐当地人民，以外国人取而代之的基础上的。

载于第 A/43/22 号文件中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据信以色列是南非最大的武器供应者，每年双方的贸易达 10 亿兰特。但在战略上更为重要的是，两个国家在军事工业上进行的技术、情报和研究的秘密合作。它们的武器系统几乎是一样的。例如，南非的蝎式舰对舰导弹是根据以色列加伯烈式导弹发展的，而南非的猎豹式导弹是南非幻影 III 式喷气战斗机的改型，安装了以色列在改进幻影式，生产幼狮战斗机时生产的电子原件。”

特别委员会报告 (A/43/22) 的附件一中表明，以色列每年售给南非的武器价值在 12.6 亿兰特至 16.8 亿兰特之间，由于两国间秘密的关系，所提供的数字是有限的。此外两国在其他领域方面的勾结，报告附件一第 8 段中指出：

“此外，据报道，以色列军事顾问曾协助南非空军对安哥拉作战。据说他们曾干扰安哥拉的雷达，使南非空军能够在 1988 年 2 月突袭卢班戈。据报道，《观察家报》指出，约有 600 名以色列技术人员参与该侵略行动。据信这一大批以色列顾问自 1976 年以来一直留在纳米比亚，而在 1981 年，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曾巡视纳米比亚北部和安哥拉南部的军队。据安哥拉的消息称，以色列曾在邻近国家基地参与训练安盟的士兵，并且以色列军事人员曾加入南非驻纳米比亚的军队。” (A/43/22, 附件 1, 第 8 段)

该报告第 10 段表明，以色列的马诺海运公司 (Mano Seaways) 去年和今年都包租了一些丹麦货船向南非运送武器，以色列的 El Al 航空公司也向南非空运武器。这表明，以色列的限制性措施根本没有改变它与南非的关系，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证实了这一事实；他曾指出，以色列在 1987 年采取的措施仅仅是象征性的，不致严重损害两国间一年达 2.4 亿美元的贸易，这是关于两个政权之间关系的报告所估计的数字。

为了结束这种状况，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实行强制性制裁，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迅速行动。同时，人民必须根据《宪章》继续解放其领土的斗争。

叙利亚谴责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政权之间的勾结以及任何其他国家与南非的合作。叙利亚支持南非人民在其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下进行的争取独立、争取行使其自决权利和结束种族隔离政权的斗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88年9月23日第3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发言。

马福勒先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们正在经历战斗的南非的斗争中的人民在大会发言。我们的确十分感谢有机会在这次重要辩论中表达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声音。在辩论中，在此有所代表的世界各国人民寻求为消除最恶劣罪行之一种族隔离而进行的卓绝斗争作出贡献。

大会又一次忙于种族隔离问题。国际社会的代表聚集在此履行其集体责任，使世界摆脱一个政权对人类最恶劣的犯罪，该政权的残暴也许只有纳粹德国才能与之相比。这是一个将整个次区域实际变为一个战区的政权，它在之后犯下各种可怕的罪行。因此，对于南部非洲人民来说，这一辩论不仅仅是每年的例行公事。确实，南非被压迫的人民和整个地区的人民正急切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审议，对他们寄予很高的期望。因为这些讨论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义愤能否相应得到坚决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种行动会对我们地区的和平作出极大的贡献。

我们并不打算用一一列举种族隔离政权犯下的罪行来麻烦大会。我们认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详尽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介绍了我们地区在审查这段时间里的情况发展。

然而，我们确与大会共同分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国被压迫但却正在斗争的人民的关切，以便强调一种紧迫感，我们感到解决种族隔离问题应当有这种紧迫感。

这一著名的大会可以回顾，几年前，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南非内部的抵抗日益增长，该政权苦苦挣扎，采取了一种政策努力将种族隔离描绘成已经或正在死亡。为此目的，该政权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愿意通过理性而不是暴力解决该地区问题的改革者。通过这一运动，该政权首先希望挫败非洲国家反对种族隔离的斗志，并利用它可以被非洲接受这一点将其当作特洛伊木马，用以打破它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

这些阴险的伎俩被本大会和其他国际讲坛所拒绝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历史记录。此种拒绝是基于对南非内部局势的冷静分析和人们认识到比勒陀利亚政权根本不打算结束种族隔离；认识到该政权得意扬扬地鼓吹的所谓改革——它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起劲吹捧——最多不过是对种族隔离的小修小补，而丝毫不触及其实质。

正因为南部非洲的政治局势发展有可能使我们完全倒退回到我们提到的那个时期，因此我们不得不回顾最近这段历史。我们开始听到某些方面人士发出的一些危险的抱怨，尽管声音很小，他们说彼得·博塔在尽其最大努力以实现真正的变革。这种估计的证据何在呢？我们被告知博塔受白人中的极右政党的束缚，在执行他的改革方案中他不得不谨慎从事。顺便提一句，10月26日分别进行的所谓地区选举的结果被引用来作为证据支持这种观点，在上述所谓选举中，极右的保守党在许多政议会中大获全胜。

该政权的这种所谓的回心转意的进一步证明涉及一系列行动，包括暂停对沙佩维尔六人的处决，释放被长期关押的政治犯，以及比勒陀利亚显然鼓励的有关不久将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的谣传。此外，在美国调解下进行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安哥拉和古巴之间的谈判被作为比勒陀利亚诚意的积极的证据而提出。

对南非人民来说，如果不是充满着如此具有破坏性的后果的话，这一论点将是非常有趣的。实际上，南部非洲整个区域的人民没有条件尝试政治幻想。对他们来说，种族隔离的后果，不管是博塔实行的还是保守党所设想的更加粗野的形式的种族隔离，都是一样的：屠杀男女老少；残忍的把居民搬走；任意逮捕和监禁政治反对者；暗杀政治活动家；黑人中间惊人的婴儿死亡率；对邻国的不停留的军事入侵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种推论的方法是一种有点奇怪的逻辑，即南非人民必须感到庆幸，因为极右翼的党派迄今为止未能把博塔赶下台，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鼓励博塔而不是对南非种族隔离实施更严格的制裁来防止这样一种最终结果。正是这种推理鼓励了博塔进行了他的“非洲旅行”，从而企图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部破坏团结。实际上，如果我们抛开种族隔离辩护士的令人作呕的陈词滥调，并检查一下在审议中的阶段里博塔的纪录，睹目惊心的事实将摆在我们的面前。

种族隔离政权出于法西斯国家的政治本质，以及形影不离的严厉的镇压措施，多年来一直在事实上的军法之下运行。除了这一事实之外，该政权在2月份实际上关上了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大门，宣布反种族隔离人民组织为非法，并谋求严格限制南非工会大会的活动来削弱南非工人的斗志。为了在国际监督面前掩盖其罪恶行径，该政权对新闻界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并且从那以来威胁要加紧限制，从而永久打破了南非新闻自由的神话。

为了徒劳地达到打垮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公开目标，该政权建立了突击队以暗杀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内外的领导人和活动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驻巴黎的首席代表达尔西·塞浦坦贝尔的暗杀，和被非洲人国民大会驻布鲁塞尔的首席代表的两次暗杀企图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当该政权的特务继续绑架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的时

候，区域中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违反。成千上万的南非人在该政权的地牢中受尽折磨，包括数百名儿童，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对该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几百个人在比勒陀利亚中心监狱中等待被处死，因为该政权决心捍卫其作为世界上对反对派执行死刑的主要国家的暧昧的名声。比勒陀利亚为防止国际指责而秘密处决政治犯的新战略更为阴险。该政权这样做的方法是把一个至少一个应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判死刑的人以一些所谓的普通罪犯一起处决。这样它企图欺骗国际社会，它进行的法律谋杀只限于非政治罪行。曾经企图对保罗·塞特拉巴这样作，安全理事会就在几天以前为他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暂缓处决。

最近在南非分别举行的地方选择如果说明问题的话，它们指出了比勒陀利亚决心加强种族隔离制度，因为作为这些选举基础的宪法遭到普遍谴责，并被联合国正确地宣布为无效。无怪乎该政权说服南非黑人接受这些选举是种族隔离结束的努力遭到了可怜的失败；南非黑人通过集体抵制这些骗人的选举表明了他们的反对。

因此，很显然，对南非被压迫人民来说，政治前景已经明显的恶化。我们认为，这种状况要求我们自由战士作出更大的牺牲和国际社会采取更加果断强硬的行动，而不是袖手旁观。

我接下来简单的谈一下我们区域中其它重大的政治事态发展。毫无疑问，美利坚合众国调解之下的在该政权、安哥拉和古巴之间正在进行的三方会谈如果成功的话，将为安哥拉带来理所当然的和平，该国从独立以来一直成为比勒陀利亚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同样，谈判的圆满成功将为贯彻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铺平道路。非洲人国民大会赞赏安哥拉和社会主义古巴的原则立场，希望有关西南非洲一轮的会谈将取得圆满成功，从而使安哥拉人民能够把自己的资源转而用于发展自己的国家，使纳米比亚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摆脱种族隔离暴政和殖民主义，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除此之外，我还要马上指出，在对付种族主义政权的时候，国际社会应当保持最高度的警惕。我们区域的历史充满了证据，表示该政权非常善于赢取渺茫的希

望，在其国际关系中完全无所顾忌，只要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就拖延时间。此外，我们有正当理由认为，该政权不是因为回心转意而同意进行谈判的；相反，比勒陀利亚是迫于一系列内外因素而进行谈判的。在南非内部，被压迫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他们加强了对种族隔离的抵制。尽管面对着镇压的浪潮，他们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工人的斗争继续升级，今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尽管人民领袖和活动家遭到监禁，我们人民以各种形式与该政权进行战斗。武装斗争已经加强。所有这些因素对本来就不景气的南非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该经济受到了国际社会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制裁的沉重打击。在纳米比亚，当比勒陀利亚谋求巩固其在该区域的霸权的时候，它的军事开支每天达到数百万美元。

该政权的法西斯军队在安哥拉，特别是在奎图夸纳瓦莱所遭到的惨败和被包围使该政权的基本支持者大为震惊；这些支持者世代代疯狂推奉种族主义思想，并认为其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在这种情况下，该政权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进行会谈。因此，这样认为并不是没有理由，即如果情况发生变化，该政权会毫无顾虑地违背其国际承诺，正如它过去一贯作的那样。

因此，必然产生这样的结论：对这一政权要施加更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呼吁大会作出最大努力，保证安全理事会对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我们对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采取的立场感到遗憾，这两个国家继续滥用否决权，从而延长了种族隔离政权的生命。

我们赞扬对比勒陀利亚采取措施的各国政府，呼吁这些政府加强这些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呼吁新的美国政府同国际社会一道彻底孤立种族隔离政权，也同美国人民一道与美国国会合作，以便通过旨在加强制裁的立法。

我们不得不强烈谴责继续与种族隔离政权特别是在军事领域进行勾结的某些国家，例如以色列，它们蓄意破坏联合国所通过的武器禁运。我们呼吁世界人民迫使石油公司不在支持种族隔离。

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参加谈判进程最终可能导致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和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充分的压力同样可以也必须迫使比勒陀利亚向南非大部分人妥协。但是，在可以考虑谈判之前，种族主义政权必须先采取一些步骤。这包括以下几方面：立即撤消紧急状态；从黑人居住区撤出军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拘留者；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无条件地让所有政治流亡者回国；撤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撤消种族隔离立法。

该政权如果不对这些要求作出积极响应，我们将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斗争直至胜利。在这方面，我们充分支持最近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所发出的关于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解决该政权在我们的地区所犯下的罪行，在种族隔离问题上通过全面决议的呼吁。尽管我们认识到归根结蒂我们将是自己的解放者，但我们认为国际社会能够大大促进结束我们这一地区人民的悲惨境遇。

我愿借此机会深深地赞赏对我们坚持不懈的斗争给予支持的所有人。我们向前线国家致敬它们为支持我们的斗争作出巨大牺牲。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也值得一提。我们还要感谢社会主义国家，北欧国家和在我们需要的时刻站在我们一边的其他国家。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特别是该委员会主席约·加巴少将值得特别一提，他们向南非人民为自决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支持。

最后，允许我向为自由而战斗的人民表示声援。我们坚定地支持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支持在西撒人阵领导下的撒哈拉人民；支持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支持在革命民主阵线/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萨尔瓦多人民；支持尼加拉瓜人民为保卫革命成果所进行的斗争；支持所有为决定其命运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人民。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庄严承诺将不遗余力地保证这个世界最终摆脱种族隔离的祸害。

下午6点45分散会